

血色

xuese

东京狂语

葛笑政 王慧艳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血色

葛笑政 王慧艳 著

东京狂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色/葛笑政, 王慧艳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6

ISBN 7-80094-989-3

I. 血... II. ①葛... 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34429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21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4千字 插页 2

2001年9月北京第1版 200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 价: 17.80元

故事梗概

中国女青年金荔赴日留学，得到了日本人谷川英树的帮助，不仅摆脱了困境，并将男友沈春生也办到了东京。沈春生对善良的谷川始终怀有戒心，并对金荔与谷川的关系产生怀疑，只因谷川是一位独身、富有的老板。

经不住诱惑的沈春生成了同学——日本政客的女儿吉原麻智感情上的俘虏。受到伤害的金荔在谷川的帮助下渐渐走出失恋的痛苦，并了解到谷川至今未婚的原因。

青年时代的谷川英树与占领时期美日混血儿安代一见钟情。谷川出身在生活富足的家庭，安代的母亲却是妓女，两个不同家境的少男少女的初恋遭到双方家庭的共同反对，一对有情人终被拆散……

虽然谷川英树与金荔年龄相差甚大，但两人却建立了忘年之交，可当谷川英树开口向金荔求婚之时，金荔却犹豫了，她将如何做出选择？

【一】

就像一场战争，当金荔从油烟中脱围之后，才感到了异常的疲惫，她解下围裙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那桌丰盛的年夜饭，满意地吁出一口气，这才在榻榻米上坐下，为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然后一仰脖灌下去。可口可乐顺着口腔向下滑的感觉非常爽快美妙，连食道都生出了一种畅快之感，紧接着便有一股体内的热气逆向涌出。金荔丝毫不放过地体味着那种奇妙感觉，舒心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嗝，又把视线停在那桌菜上。

为了这顿晚餐，金荔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待人刻薄的有贺课长请了假，因为在东京日本人不过中国的春节，如果不谎称有事是无法提前离开公司的。平日里金荔和沈春生经常随便吃些方便食品，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而今天是不管无论如何不能凑合的，说什么也要做顿像样的晚饭，金荔要让沈春生在见到这一桌丰盛的晚餐时惊喜不已，她还要让沈春生在异国他乡吃上一顿可口美味的家乡饭，为此她从下午起就开始着手准备，采购、清洗、切割、烹饪，整整三个小时，总算忙乎完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沈春生一回来，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共进晚餐共度良宵了。

金荔的视线终于离开桌子滑过闹钟移到了窗外。

进入二月份，整个东京早已不见了新年时的喧嚣和热闹，冬夜的街道上显得有些冷清，连汽车的喇叭声也像是着了凉的老人咳嗽似的有气无力。金荔坐了一会儿便起身来到窗前，向街上望去。近日来天气一直不好，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既不下雪也不下雨，这样的天色常常使人分不清昼夜。从这座五层高的住宅楼窗口向外望去，金荔可以俯瞰到街景、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楼前的这条路一直通往电车站出口且距离不远，只可惜中间隔着一座欧式教堂挡住了视线，令人无法看到电车站出口。直到这时金荔才觉得有些后悔，当初谷川英树帮她安排住房时曾建议她选择楼房尽头的那套单元，她觉得那套住房虽然避开了遮挡视线的教堂建筑，但在夏季里会受到西晒，当然，只有在那套单元里才可以直接望见电车站的出口。

金荔的住所是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内有卫生间和淋浴设备，厨房里有热水器，临街的一侧还有一扇明亮硕大的玻璃窗，而价格却只相当于留学生租住的普通宿舍。金荔住进来后才知道这栋楼是区政府为日本工薪阶层建造的，若不是谷川设法帮忙她根本不可能住进这种福利性住房的。沈春生来日后理所当然地就住进了这套公寓，他并不知道金荔过去的住房条件有多差。

街上过往的行人中始终不见沈春生的身影，金荔觉得如此翘首以待地望着窗外还不如做点什么，于是她离开窗前拿来几个空碗将菜盘一一盖好，然后又重新坐回到小桌前，将双腿伸到了小桌下。这张小桌是典型的日式多用桌，小桌的底部装着一个能产生热量的取暖灯，冬季，在小桌的外面盖

上一条毛毯便可以取暖了。金荔盖好毛毯，将身体舒适地靠在身后的被子上，她感到双腿处有一股暖流在向全身蔓延，她伸了个懒腰，也许是为了能充分地体味那种舒适的感觉，她闭上了双眼。说来也怪，每当她特意为沈春生做好一顿美味佳肴时心里都会生出那么一种少有的满足感，她说不清自己究竟对什么感到满足，但这种满足感就这么不失时机地侵袭了她。

闹钟已过了6点，沈春生没有按时回来，屋里屋外都静得令人发慌，虽说金荔心里生出一些焦急，却并不担心，因为沈春生从不舍得花钱在外面吃饭。

小桌下的温度令金荔生出一丝昏沉沉的感觉，她的思维在漫无边际地游荡着，且越来越处于模糊蒙眬的状态。不知过了多久，静谧的楼道里终于传来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金荔立刻睁开眼，竖起耳朵，脚步声在谁家的门口停了下来，接着便是开锁的声音，然后是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楼道里又恢复了难耐的寂静。金荔瞥眼向窗外望去，玻璃窗已被涂上了重重的墨色，她想看一眼闹钟，可屋内的光线使她无法分清小闹钟表盘上的指针，于是她起身开灯，看清时间的那一刻她的心为之一怔，难道自己刚才睡着了？那么沈春生呢？他回来了吗？环视四周，房间里依旧冷清得令人自怜，小桌上的碗仍稳稳地扣在盘子上，连那两双筷子似乎都对金荔撅起了嘴，在噓着她，“别吵，别搅了现有的宁静。”

金荔开始担心起来，前思后想也找不出一个解释得通的缘由，难道沈春生把年三十忘了？还真说不准，金荔来东京后的两个春节都没过，日本人不过中国的春节，周围自然没有节日的气氛，加之打工上学挣命似的过活，谁还顾得上过

春节。不过今年不同于往年，这是金荔和沈春生两人在东京相聚后的第一个春节，日本人可以不过，但他们却不能不过，退一步说，即便真的忘了今天是年三十，这么晚也该回家了，会不会遇到了什么麻烦事？胡乱猜想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却没有一个清晰可辨，连她自己也觉出思维在不停地跳跃，异常纷杂，周围早已没了刚才的静谧，窗外不时地传来一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那是单薄物体被寒风肆虐抽打时发出的呻吟声。

金荔再也坐不住了，她从书包里找出电话本，拿起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拨起来，当电话本被翻到只剩下空白页时，金荔失望地将电话本摔在了榻榻米上，就在这时电话铃骤然响起，金荔不顾一切地迅速抓过话筒。

“喂，是春生吗？”金荔急切地用中文问。

“什么？”话筒里传来一个日本男人的声音，那声音厚重低沉。

金荔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沮丧地转用日文道：“噢，是谷川先生吧。”

“你刚才说什么？”谷川问。

“没什么，我以为是春生呢。”

“整天想着你的沈君，早把我这个‘削一本’给忘了吧？”谷川开玩笑地说。

听到谷川说“小日本儿”时的蹩脚发音，金荔忍不住笑了，谷川学说中文时舌头总是不打弯，鹦鹉学舌般的从金荔嘴里学会了这句话，却不知道中国人说“小日本儿”一词的真正语感和语意。

“不会忘了你的，‘削一本’。”金荔笑答。

“那就好，那就好。”谷川连声说，“今天是你们中国的年三十，先给你们俩拜个年，顺便问一下我让快递公司给你们送去的东西收到了没有？”

“什么？”金荔一时没弄明白。

“送去的东西，一只大纸箱子。”

听到谷川的话金荔才猛然想起，下午她在厨房忙着炸鱼时，确实来过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听到敲门声时她还以为是沈春生在恶作剧，有钥匙不用故意敲门，因此随口应了声并没去开门。过了好一会儿仍不见沈春生进来才觉得不对劲连忙去开门，打开门后却发现门外站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年轻人说明了来意，确认了金荔的身份后请她在领货凭单上签了字，然后将一只大纸箱搬进屋来，放在了屋角处。因为怕锅里的鱼炸糊了，送货的年轻人刚走金荔就跑回了厨房，即便这样锅里的鱼还是炸糊了一面，接下来又是炒菜，又是炖菜，金荔也就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

金荔斜了眼屋角，忙对谷川说：“收到了，收到了，其实，我这儿什么也不缺，总给您添麻烦真不好意思。”

“没什么，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谢谢您。”

“这有什么好谢的。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我在大阪。”

“您什么时候又跑到大阪去了？”

“刚刚过来，明天就回去。”

“您总是这么奔忙。”

“没有办法呀，好在走到哪儿都能打电话。”谷川知足地说。“怎么，沈君还没回来？”谷川关切地问。

“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沈君回来后代我向他问好，祝你们节日快乐！”

挂断电话后屋内一下子又恢复了寂静，那种坐卧不安的感觉又重新回到了金荔身上。连谷川英树都知道今天是中国的农历年三十，难道沈春生会忘记？这念头使金荔心里很不快，也许是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她来到墙角处动手打开了大纸箱子。纸箱里装的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谷川已经不是第一次给他们送来各种生活用品，有的是他专门购买的，也有一些是他不用的，金荔把东西翻看了一遍又装回纸箱子里，重新来到窗前。

浓重的夜色衬着远处明亮的霓虹灯非常耀眼，在那下面是一串串美丽的光环，光环在黑暗中不停地流动，楼下的小巷里已见不到多少行人，夜幕像一只巨大的黑网，罩住了整个都市，也罩住了金荔的心，她感到呆在房间里有些憋气，于是她披上大衣下了楼。

出了楼门一阵料峭的寒风吹过，将金荔大衣和裙子的下摆撩起，她按住衣裳的下摆裹紧大衣，但仍然感到寒气袭人。不知是谁家在播放着一首曲调凄婉的日本民歌，歌声在寒风中颤抖，搅得金荔更加心神不安。金荔走到电车站，一路上并没有沈春生的身影，她掏出月票走进电车站。站台像一座孤岛，两侧是一条条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伸向远方的铁轨。站台的上方是一个足以遮风挡雨的大棚，她在站台的一条长椅上坐下，静静地数着一辆辆过往的电车，焦急地在上上下下的人群中寻找着沈春生，然而每一次电车的轰鸣带给她的都是失望的震颤。

电车站终于平静下来，不再有电车的隆隆响声，一个穿

着灰制服戴着大檐帽的工作人员在认真地清扫站台，笤帚声一下一下地划过金荔的心，她知道末班车已经过去，一旦笤帚声停下来，站台上的灯光也将熄灭，继续坐下去没有任何意义，金荔无可奈何地起身离开电车站。往回走的路上她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里买了烟和打火机，她想试一试吸烟是否真能排遣心中的烦闷，她点上了一支，刚吸了两口便被呛得咳嗽不止，那感觉非常不好，又辣又呛满嘴苦涩，没抽到一半她已感到头晕目眩，甚至恶心想吐，她连忙把手里的烟扔掉。走到住所的楼下时金荔停了下来，她不想就这样回去，她怕看到那一桌丰盛的、无人受用的晚餐，她怕独守空阁，她站在路边茫然地望着空旷的街道，任凭明晃晃的车灯冷酷无情地从她身上碾过。

似有什么东西从空中轻轻地飘下，落在了金荔脸上，凉丝丝的。金荔用手摸了摸，除了丝丝凉意外并无他物，她抬头向上望去，惊诧地发现街灯正映着纷纷雪花悄然而落，且越来越大。

金荔就那样伫立在路边，呆呆地望着纷飞的雪花，看那些雪花像无数个精灵似的冲她嬉笑、冲她发威，突然，她觉得有两滴热乎乎的水珠顺着面颊向下滚落，温热的泪水很快被凉意吞袭，变成两滴冰冷的水珠掉落在雪地上。

金荔咬着下唇，哭了，透过泪水，她孤独地望着眼前的世界在变白，变亮。

【二】

悦耳的门铃响起来之后，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谷川英树饲养的爱犬八郎。八郎是俄国牧羊犬血统，谷川抱来时还是一只可爱的小狗崽，养了一年多八郎就已经长得又高又大，浑身米白色的长毛，大耳朵耷拉在两边，头上的长毛垂至眉梢，扁平的脸上长着一对忧郁的眼睛。

清嫂打开对讲器听到一个男人在问：“请问是谷川英树家吗？”

“是的，您是哪一位？”清嫂问。

“我叫原田，事先未能联系，贸然打扰，实在对不起。”

“请您稍等一下。”清嫂立刻上楼向谷川通报。

谷川听到原田的名字时先是一愣，然后连声说请他进来。

清嫂刚把房门打开，八郎又是第一个从门缝中蹿到院子里，冲着大门口狂吠不止。

“八郎，老实一点儿！”清嫂呵斥道。

八郎被清嫂呵斥住，喉咙里仍发出沉闷的呜呜声，似在生气。

清嫂将客人引进房内。

原田进来后先是不住地打量清嫂，然后又仔细地观察屋内的情形，充满了好奇。

谷川的住所是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内是一栋西洋结构的二层小楼，除了正对大门处有一个显眼的神龛，几乎看不到日本风情，房间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电器和入时的陈设。这时，谷川已穿好衣服从楼上下来。

“英树君，是英树君吧，哈哈，老朋友，还认得出我吗？”

“原田君？真的是你吗？”

两人激动地拥到了一起。

“走在街上，恐怕我是不敢认啦。”谷川拍着原田的肩头说。

“是啊，久违了谷川君。”原田也不住地用双手摇着谷川的身体，声音颤抖地说。

“快请坐，请坐！”

不等谷川吩咐，清嫂已经进了厨房去为客人沏茶。

八郎见主人兴奋不已也跟着欢蹦乱跳地撒花，它曾试图欢叫几声，可声音一直闷在喉咙里没敢发出来。

少小离家时他们还都年轻，如今原田的两鬓已经斑白，躯体多少现出佝偻。原田穿着一身质地并不太好的西装，扎着一条崭新的领带，同是穿西装扎领带，城乡差别却显而易见，因为那种宽领的西装和宽大的领带在东京已经过时，廉价商品摊上都难得一见。原田像是刚刚从一个久远的年代飘来，带着谷川无尽的思绪。

“英树君，你还是那么精神呀，一点也不见老。”原田望着谷川健康的体魄羡慕地说，然后悄声地埋怨道，“也不介

绍一下夫人。”

听到这话谷川朗朗地笑起来，连声说误会误会，因为清嫂只是他雇的小时工。正巧，清嫂端着沏好的茶走进客厅，谷川立即介绍道：“这是清嫂，每天来这里帮我料理家务。”然后又对清嫂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原田。”

清嫂落落大方地与原田相互问候，原田却显得异常尴尬。

清嫂为客人倒好茶，问：“我去给你们弄点饭吧？”

“不用了，你可以回去了，一会儿我和原田君一起出去喝几杯，老朋友难得相见。”

“是啊，是啊。”清嫂赞同道，“那我先告辞啦。”

清嫂走后原田不解地问：“你……至今还独身？”

谷川把茶杯往原田面前推了推，做了个手势请原田用茶，然后岔开话题道：“来，尝尝，这是地道的中国龙井茶。”

原田端起茶杯品了口，又放下茶杯问：“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我离开家已有三十多年了。”

“有那么长吗？”原田想了想，然后不住地点头道，“是啊是啊，真有三十多年了，你看我是真的老啦。”

“算了吧，你比我还小两个月零四天，五月十六的生日对不对？刚满五十四，怎能言老？”

原田惊讶地望着谷川，“记得这么清楚？你是怎么保养的？”

“没什么窍门，每天喝酒。”

两人都笑了起来。

“英树君，这么多年也不回九州去看看，非让我来看你？”

“……”谷川的嘴唇动了一下却没说出话来。

“我早就知道‘谷川商事’做得很大，生意红火，那也不至于连回家看看的工夫都没有，是不是为了过去那件事……”

“来，来，这茶一定要趁热喝，凉了就没味啦。”谷川心里非常清楚原田指的是哪件事，他不想谈论这些，于是又把茶杯往原田面前推了推，再次请他用茶。

原田觉出谷川一直在回避他想说的话题，也不好难为谷川，只得顺从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味道不错。”原田称赞着。

“当然，这是一位朋友从中国带来的西湖龙井，而且是今年的新茶，据说用当地的泉水沏味道会更好。”

“不过……”原田又把话题绕了回来，“不过，平日里一个人独饮也没什么意思吧？”

“已经习惯了。”

“你还惦念着安代？”

原田的话显然触动了谷川，他的神情已不再轻松自然，他机械地从沙发上站起，走到客厅外又停了下来，似乎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他回头看了眼原田，原田也正侧着头望着他，当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时，谷川立刻转头避开了。

谷川从外屋拿回一个烟灰缸，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原田皱了一下眉头，因为茶几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

其实谷川也看到了那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他无声地笑，伸手将茶几上一个镀金八音烟盒打开，立即，精美的八音烟盒里传出一首由单簧片发出的纯净优美的乐曲声。

原田听过这首乐曲，但他不知道它的曲名叫《蓝色的爱》。

谷川从八音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然后盖上盒盖，乐曲声随之消失。

“唉——”原田深深地叹了口气，“英树君，你也太固执啦……”

谷川仍然吸着烟默不作声，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事情都过去了那么多年……”原田就像一个碎嘴唠叨、自言自语的妇人，自顾自地说着，时隐时现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

谷川神情木讷使劲地噙着烟，烟雾被他深深地吞进肚里又被他重重地吐出来，缭绕在他与原田之间的烟雾像一道雾的屏障，使谷川眼前的原田变得朦胧起来，连他自己的视线也似乎变得无法集中在某个物体上，听觉仿佛也被一种空幻的鸣响所充斥，思维渐渐开始向远处游离……

“昭和 33 年度福冈地区学生运动会引人注目的百公尺决赛就要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女子 B 组百公尺的决赛，现在运动员已经进入比赛场地……”

运动场上的高音喇叭不住地播放着赛场消息，各校前来助威的拉拉队都聚集在百米跑道的一侧，这时，参加决赛的女运动员已经站在各自的跑道上。

“英树君，没你的项目了还不快走？”原田肩头搭着一件

运动衫，不耐烦地用手拉着谷川往外走。

“着什么急？看完百公尺决赛再走不行吗？”谷川从原田的拉扯中挣脱出。

“折腾了一天都快把我累死啦。”原田抱怨着。

“行了，别叨唠啦，真烦！”谷川甩了甩手，眼睛一直注视着跑道的一端。

“你这人真是的，女孩子瞎跑有什么好看的……”原田不满地嘟囔着，却又不愿自己一个人走，只好将视线也转向运动场的跑道。

一排准备参加比赛的女学生已经站到了跑道端头，正在做着准备活动。在四号跑道上站着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姑娘的个子明显高于其他人，十分惹眼，更惹眼的是姑娘的相貌和装束，她有着一头与众不同的褐色头发，面部轮廓和线条异常分明，且穿着一条黑色短裤，一件黑白相间横条无袖跨栏背心，与其他长裤短衫捂着肢体的女孩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原田看到褐发姑娘时不禁叫了起来：“英树君快看，那高个儿丫头是个混血儿！”

“别乱叫！”谷川的嗓音掷地有声地砸在了原田的头上。

原田吐了下舌头出了个怪相，可是谷川根本就没回过头来看他，仍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赛场内的情形。原田看看周围，发现围观的男学生们似乎都在专注地盯着同一个方向。

这时，从场地传来发令员的口令：

“各——就位，预备——”

褐发姑娘在口令声中蹲下身去，做好预备姿势后双手撑地扬起脸，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紧张，目光直视前方。运动场